



## 博弈

安徽桐城 胡文燕

九点,我静坐在百川书屋的一隅,暗黄色的灯光镀在米色的书桌上,静谧柔和。我的孩子也在附近的长师附小考场内入座,不知道她这一刻心情是否还如入场时一样忐忑不安,如果有西游记中“千里眼”的那种特异功能,我一定会直射几百米,搜寻锁定,掌握孩子的时刻动态。

上午九点整,全省约49.6万考生奔赴考场,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,怀揣一颗相同的梦想,十二年的寒窗苦读,在今天,书写一份满意的答卷,努力向人生的又一座高峰奋力攀登。

考场上,屏气呼吸声此起彼伏,时缓时急,时稳时燥,墙面上转动的时钟、分钟、秒钟如同战场上士兵们嘈杂的脚步声,监考老师的脚步仿佛那一声高过一声的擂鼓声,声声催人,步步惊心。我明白,今天这一群努力了很久的孩子们,能够把正常水平发挥出来,就已经战胜了自己。

考场外,我无法在人头攒动的送考人群中静心等待,即使深信毛姆所说,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,可我还是无法在这座避难所里静下来,我的心如同一只撞了南墙的麋鹿,咚咚地跳个不停,急促不安,无法平复。书室内翻阅纸张哗哗的纸张声,仿佛给我的心里注入了一支安定剂,缓解了萦绕在我心头的紧张、焦虑和不安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窗外来来往往的车辆,三轮车突突地声音、偶尔一两声刺耳的鸣笛,不知道是否影响考场内的孩子们,我的心又揪了起来。

十二年的求学之路,孩子有6年在私立学校度过,孤身一人在题库海里写写改改,涂涂画画,奋力前行。高考前夕,孩子情绪不稳定,拖着浓浓的鼻音和我说,妈妈!我有点累,积攒在孩子心里无

形的压力在向我缓缓地释放,默默地倾听,慢慢地引导,一定是比施压的效果好。条条大道通罗马,艘艘船到彼岸,此刻妈妈只想对你说,世界很大,考场很小,没有人因一次考试赢得所有,也没有人因一次考试输掉一切,学习是人生中一个持之以恒的常态化过程,只要朝着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终会有一天抵达理想的彼岸。

考点附近,总有一些暖心的场景上演。一位年迈的奶奶紧紧握住孙子的手,纵然脸上的皱纹千沟万壑,笑容却如同这个夏季的一缕清风,祖孙俩默默地注视着,一高一矮,一老一少,眼神中的小太阳折射出最强的光芒,向考场内外传递着一种人间温情。一位身着蓝色警服的警察,耐心地引导着送考的家长将车辆停至马路两侧,细密的汗珠在他们的额头上渗出,曾今,他们也是高考大军中的佼佼者,如今,他们全力保障高考的安全。红十字会、工会等部门组织的高考保障队,为考生们贴心准备了风油精、矿泉水等保障物品,遮阳伞下的一张张笑脸,驱散了这个特殊日子里的紧张氛围。

时间到了十一点,高考第一场语文考试还有半个小时结束,搁笔至此,桌前的几本书纹丝未动,大踏步向考点出发,头顶的太阳发出明晃晃的光,考场内的孩子们也在熠熠发光,青春最美丽的样子,就是现在意气风发、自信满满的你们!

## 大青山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不知不觉,已是夕阳时分,一抹黛青色的峰影,横在了车窗的前面。朋友告诉我,那就是大青山。下了车,在朋友的带领下,我们沿裸露山石的小路走向山顶。一路上,那嵯峨的、温润的、团团葱葱浮涌如浪的峰头,那微微的山风,那沁人肺腑的气息,仰俯天地灵气之际,眼前完全是梦境一般的世界了。站在山顶远眺,林茂雾锁,云蒸霞蔚,气象万千。我好像突然明白李白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了。

在此之前,我知道李白墓在马鞍山市的采石矶,却不知道那是李白的衣冠冢,更不知道当涂县境内的大青山才是李白墓地所在。从朋友的介绍中得知,大青山又名谢公山。南朝齐著名诗人、宣城太守谢朓十分钟爱此地,他曾筑室山南而居,谓之“山水都”,后人称大青山为“谢家青山”。李白一身傲骨,从不愿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,但是他却对谢朓情有独钟。因仰慕谢朓,自他25岁第一次到当涂,直至62岁去世,37年间他曾先后七次来当涂寻幽揽胜,题诗吟咏,前前后后共写下56篇诗文。其中《夜泊牛渚怀古》《望天门山》《横江词》等,成为千古名作。

下得山来,发现到处人满为患的小长假,竟然只有我们一行几个人。难得的清静,让我们一路走得心情舒畅。走过当代书法大师启功亲笔手书“诗仙圣境”青石牌坊,沿一条长长的甬道慢慢前行,甬道两侧镶嵌着12幅栩栩如生的《李白故事》青石线雕壁画。走过甬道,穿过林荫,左侧为了一口碧水荡漾的水塘,塘边有一座李白塑像,一身白衫,昂首侧立,右手高举酒杯,左手背于身后,是邀月对饮,还是唤友同醉,或是推敲诗句?右侧就是郭沫若先生题额的太白碑林,即太白诗廊。廊壁上镶嵌着现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李白各个时期经典诗文百余方。作者有毛泽东、鲁迅、郭沫若、于右任、沈尹默、沙孟海、林散之、楚图南、启功、陈立夫、沈鹏等。

走过太白碑林,就是太白祠。从这里呈现的有关史料中才知道李白葬于大青山的真相。原来李白不仅爱读谢朓山水诗,而且还有“宅近青山同谢公”的夙愿。然而李白死时十分凄惨,是年,“江淮

大饥,人相食”,田园荒芜,十室九空。李白死后,只能薄棺浅埋,“葬不择地”。李氏后裔更是由于贫穷不知所终,香火散尽。直到李白去世五十多年后,时任宣歙观察使的范传正经过一番访查后,同当涂县令诸葛纵一商量,将业已荒芜的李白坟冢由龙山迁至大青山,遂了诗人与谢朓结为“异代芳邻”的最后遗愿。范传正在亲撰的《唐左拾遗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碑文中,真实地记述了李白墓由龙山迁葬大青山的经过及原委。

我们最后来到了李白墓前。李白墓为圆形,直径约五六米。墓身由条石砌成,垒土成丘,墓草青青。墓碑高五尺有余,上刻“唐名贤李太白之墓”,据说出自诗圣杜甫之手笔。面对诗仙,心下突然感觉到一种远和近,雅和俗,清和浊。抬头看看墓地背后的大青山,可以说,当涂的山山水水印满了李白的足迹,也一次次激荡起诗人奔放的情怀和灵感。告别时,我恭恭敬敬三拜致意。

朋友说,从1989年起,马鞍山每年都举办国际吟诗节,至今已连续举办了34届。2005年,经国务院批准,正式更名为中国诗歌节。朋友的话一下子让我突然想到了大音乐家马勒。马勒晚年最重要的一个作品《大地之歌》,如今已被公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,这个作品就是根据六首中国的唐诗创作的,其中三首是李白的诗作。由此可见,李白不仅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

登车将去,天色渐晚,再次回望“孤云还空山,众鸟各已归”的大青山,山影已如夜色笼罩。这时,天边隐隐显现几颗星星。看着那星星,据我所知,我们头上的天空中,有两颗星星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,一个是李白,另一个是屈原。

## 白杨树

江苏泗洪 石毅

入住小区两三年,最害怕过夏天。烈日当空,新栽的绿化树尚未成林。家住四楼,阳光火辣辣的,一照进阳台,就得赶紧把窗户、窗帘拉起。又一个夏天,我在阳台上鸟瞰,忽然发现一棵英俊的白杨树带一身婆婆的枝叶。好奇心驱使令我立即下楼,绕了一圈,站到这棵白杨树树下细细端详。风一吹,树叶沙沙作响。它的脚下是一棵已腐烂了的树根。原来,这棵白杨树并非手植,而是死而复生,薪火相传。也许是我粗心,抑或它不起眼,即使时而过目,也心无痕迹,但它潜滋暗长强悍的生命力,注定了彼此邂逅的必然。

以后每年夏天,它以加速度的力量开疆拓土,争分夺秒奋力前行,仿佛在向生命制高点冲刺。最终以压倒一切的势头,盖过小区里所有早植的绿化树。白杨树下,我享受着初到小区未有的舒心惬意。酷日里,白杨树浓浓的绿荫毫不吝啬地撒到阳台,好一个清凉世界!我还听到婉转的鸟鸣声从杨树上传来。伴着鸟啼书香,午休沉醉如泥……可惜好景不长。在一个万物萌发的春天,窗外一阵刺耳的电锯声把我惊醒,紧跟着“轰”地一声巨响,身下突地一颤,立即起床,俯视图楼下,愤怒的一幕呈现眼前。几个物业人员拿锯刀,砍砍剁剁,一棵身躯伟岸,生机勃勃的白杨树就这样被图财害命的人截成几段拖走,留下一摊碎枝乱叶与惨白的根底……

好几天,因这棵白杨树,我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。

古人言: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行高于人,众必非之。”这棵白杨树本是极普通树种,可是它长得脱俗,泰山压顶、气贯长虹,超越了许多绿化主打乔木。然而,树大招风,人必摧之。如果它学得乖一点,像那些绿化乔木一样小心翼翼,长得慢一点,低调一点,不露棱角,跟其他树其乐融融。或退一步说,长得委屈些,丑一点,蠢一点,傻一点,愣一点,憨一点,残一点。像庄子所言,“无用大用”,也许可以免除枪打出头鸟的厄运。但这棵树偏偏不肯苟活,不愿久居绿化树下,偏要特立独行,顶天立地……

人的悲剧多是性格的悲剧。我想,这棵白杨树也莫不如此。西方有句谚语:“梧桐树若长在麦地,会被人当作异端拔掉。”这棵白杨树如果换个地方,淹没在和它一样的树丛里,长在穷乡僻壤,长在深山幽谷,长在风景区……或许就不一样了,但它偏偏生不逢地,出生于一个本不富庶的小城,没有像那些绿化乔木一样,获得合法久居的权利。一棵失去庇护的树,张扬与巍峨只会加速它的灭亡。最终,被人当作异端处决。如此一想,心中更加戚戚然。

一棵树短短几年间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,阳光一样慷慨,大雪一般洁净,它抗拒劲风,遮阳避雨,容纳烟尘沙砾、鸟雀蚊虫、壁虎蚂蚁……大美无言,大爱无疆,又何惧倒下?倒下的杨树被肢解、搬运,为世人所用,荡然无存。一棵树固有一死,树叶融入泥土,枝条化作燃料,树皮用于造纸,肌肉骨骼加工成板材,拼成家具,进入千家万户。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我想这是它被尊为大树的原因。想到此,不禁为自己的多情善感,对一棵树的生死,只见皮相,不见骨相的肤浅认知暗自好笑。